

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釋

太虛大師在華北居士林講

(體語)

能斷金剛般若
波羅蜜多經釋

胡瑞霖敬署

民國二十年九月初版

翻 觀
印 記

講者

太虛法

師

記錄者

胡繼

歐木羅

發行者

北平華北居士林

西安門外丁字街

電西局一〇八八

流通者

北平庚申佛經流通處

東城大佛寺

印刷者

河北一第監獄第三科

宣外自新路

電南九五七

藏版處

北平華北居士林

贈送者

緣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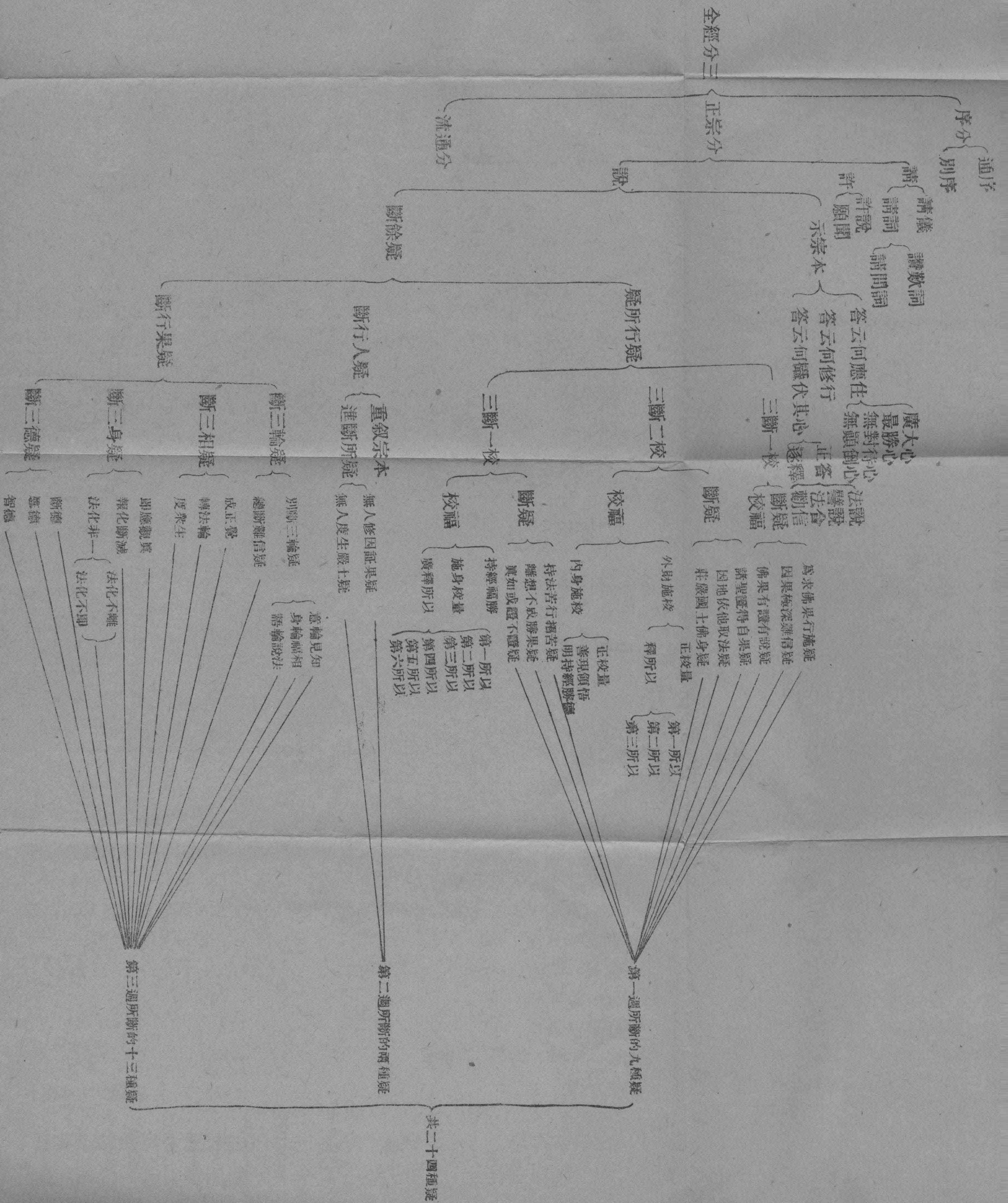
二十年六月·華北居士林設暑期佛學講習會·迎請太虛法師主講·主課則大乘入道次第章也。先是。柏林寺退居昌雲老和尚圓寂·居士林同人以老人志在興宗·又以註金剛經者·望文曲解·多失正義·乃以玄奘法師所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·與羅什法師所譯者·屬余序而會刊之·以爲老人之紀念。洎法師蒞平·僉以新譯金剛經·東土古德·尙無疏者。因請法師先講此經。而由小女繼羅等逐日筆記·次第付印·名之曰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釋·將竣事矣。忽法師皈依弟子李子寬居士以書來·請附印三千部·廣爲流通·以其功德爲太夫人迴向。李居士善種福田·固堪隨喜。至法師般若行深·一字一句·無不直自性海流出·將來宗風重振·必有賴於斯編。然則居士林講習會之設·豈僅限於北平一地一時而已哉。喜因緣之殊勝·故書其事於簡端。妙觀識於華北居士林

序

應城李子寬居士。嘗自號了空。民國七年。在滬尙賢堂。聞余演說。即心歸佛法。至十八年秋。余講經於漢口。居士時任湖北財政廳長。昕夕從聽。遂隨衆依儀。皈佛法僧。仍以了空名之。以居士誦金剛般若。曾得明驗。了知內外法皆畢竟空。在持躬涉世間。能澹泊名利。凡遇於國於民有益之事。輒埋頭去作。任勞怨。忘毀譽。以行其志。自云頗得金剛之益。是洵能善取甚深空義。而成就無量功德者。與惡取於空。反以招狂蕩之愆者有間也。因語以了了時無所了。空空空處不真空。進悟即空而不空之中實焉。年來進德彌猛利。弘法濟世之事。皆不倦隨喜。頃自普陀山來簡云。本年廢曆八月二十九日。爲先母太夫人七十冥壽之期。亦即弟子五十初度之日。除靜居山中誦經外。請印吾師所講之金剛般若。布施大衆。資薦

先靈。並乞余書數語以爲證。余以般若之無壽者相。正以剎那無住。相續無盡。明其壽。別無「有」此「壽」之「者」。了壽者空。則法壽無量。靡間存沒。不隔自他。皆妙真如性矣。二十年八月十日。在北平世界佛學苑設備處太虛。

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科判一覽表



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釋

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

民國二十年七月太虛大師在華北居士林講

胡繼

羅木

合記

現在講這部經，總開二段來說，

一明佛法大意，

二解本經題目，

三釋全經文句。

◎一明佛法大義。

所謂佛法，可用三句句義來說明他的大概。第一句，因緣生義。第二句般若義。第三句，大悲心義。

第一句，因緣生義，也就是諸法因緣生義。這是佛法中最普遍廣及的，差

不多全部佛法都是說明這個意思，只是說的有詳略淺深不同就是了。「諸法」就是宇宙萬事萬物，但是萬事萬物怎樣生起的呢？就是由各別的因，互相的緣，因緣具足，才得生起的；所以說諸法因緣生，若明了這個意思，就可以撲滅種種妄執；在普通一般人的周徧計度，執宇宙是從天神造物主而生，或於虛空中無因而生；或由物質結合而生；或由「神我」與「萬物未形前理性」和合而生。這種種妄計，徧於古今，通於中外，這都是由不明因緣生義而有的過失。

第二句，般若義，也就是諸法空相義。般若就是明二空的般若，二空就是我法二空。若有智慧能明諸法空相，就叫作般若；般若所明的，就是諸法空相。這諸法空相，可分兩部分說：(a)「諸法」就是指的周徧計度種種妄執的法。這一切所執法本無，而妄執爲有，以爲此妄執所執的萬事萬物，都各有實體的實我實法。若有般若慧，就能知這一切妄執所執法，本來是空，而妄計爲實有，不是消滅其本有而說是空的。如空中本無華，但是病眼見著有華，而實在空中並沒華。又如說龜毛兔角，在立名的人，並不計度龜毛有多少長；兔角有多少大。但不知道的人，就在這假名言上，妄分別計度。所以諸法也是本來是

空，而妄計爲有的。(b)諸法空相，就是說的由了達諸法皆空所顯的真實相。衆生妄計我法是實有，所以不能顯諸法空相，若能了達我法是如實空，於是真實相就能顯現。

第三句，大悲心義，也就是大悲菩提心意。大悲心，簡單的說，就是救世救人救苦救難的心。大悲心怎麼又名大悲菩提心呢？因爲要達到大悲心救世救人的目的，非取得大乘無上菩提不可。因爲大悲心的起心用事，都是爲救度衆生，離苦得樂，爲衆生謀幸福，乃至得究竟安樂的。由這種大悲心，才需要得到無上菩提，得到無上菩提，才可以實現大悲心的救世救人，所以又叫作大悲菩提心。

這三句義，可攝盡佛說的世出世間善法；世出世善法，分析的說，可分五乘，人乘，天乘，是世間善法，聲聞乘，辟支佛乘，菩薩乘，是出世間善法。在諸法因緣生義這一句，通於五乘，差不多五乘都以這句爲綱宗，但所明的有粗細就是了。怎麼知道五乘都不離這一句呢？如人天善法，是五戒十善四禪八定，要造這種善因，當來才能感得人天的果。又怎樣才有出世善法呢？如世間的

苦。怎樣才能滅除呢？先要修三十七菩提分法滅煩惱業的因，然後才能得到滅苦的出世果。由這種因緣果報的理，可見五乘都建立在諸法因緣生義上。般若義這一句，通於出世三乘。在明諸法空相義中，又有淺深的不同。若只明人我空，就是二乘法；若明人我空，並且也明法空，乃至明二空所顯的真實義，這就是大乘法。大悲心義這一句，依佛法中的文句說，這是專在佛菩薩乘的大乘法。由大悲心求得的無上菩提，就是普於世界，救度一切衆生，解脫衆苦，成大威德，有大業用的。要能發這種大心，作大事業，這就是發大乘心，修菩薩行，這才能成就無上菩提。在二乘利根，雖也有般若，並且不必要聽佛說法，自己能由因緣生法，了達諸法空相，證空所顯的涅槃解脫，然亦不發大悲，所以也不求無上菩提，但以自了爲滿足。在日本真言宗中，就判他是缺少大悲的獨覺乘，所以大小乘的區別，就在大悲心。

以上所說三句義，不可單偏於一句，必須三句具足，才能名爲圓滿大乘的佛法。要有所偏，就發生種種的過患出來了。要是只偏於大悲心，能救世救人救苦救難，看見人家的苦，就如同自己的苦一樣，總是想爲大家謀幸福，謀安樂

，這就是宗教所謂的博愛心。像這種爲人的心，雖然都可名爲大悲心，但是大悲心要是離了因緣生義同般若智慧所顯我法空義，就能生起種種妄執，或計世界萬物，都是上帝所造的，因爲得罪了上帝，所以才到這世上來受若，要是能信仰上帝，就能生到天國去了；或計世間一切萬法，都是從物質原質所生，所以要是根據唯物論，改造物質，就能救世救人了。他這種大悲心，不但不能救世，反成害世。以大悲心雖是善心，羈入了這種種的妄計，都成了有漏善心，邪執善心。如像一碗飯裏，放了毒藥，雖然吃了這飯，也能飽腹，但是當吃這碗飯時，連毒藥也一齊吃了，於是反能受害。在佛法中所說的大悲心，就是分離諸法因緣生義，同我法空義的大悲心義。要不然就成爲愛見悲了。所以金剛經上說：「若菩薩有我相，人相，衆生相，壽者相，則非菩薩。」

要說明諸法空相，本不離諸法因緣生義。若只偏於諸法空相，就可成惡取空，或名豁達空。要知道雖無作者，無受者，但因果不亡。若不說因緣生義，於是就撥無因果，撥無一切，無善無惡，無苦無樂，就成虛無見了，就不肯起大悲救世救人了；並且作罪大惡極的事，以爲也沒有果報的，這是最大的錯誤。

這就是不善用諸法空相義。若明我法空義，又明因緣所生諸法，因果不昧，於是能善用空義，而起大悲，救世救人了。

若只偏明諸法因緣生，不相應其餘二義，於是就成爲無記心行，也不能棄捨妄執煩惱而得解脫，也不肯作善，就成爲以理智遊戲的人，就成爲一般的哲學家，所以這就不善用諸法因緣生義。若明諸法因緣生，而有大悲，能救世救人，又明諸法空相，不執實有，這才是真正的大乘菩薩。

要是明諸法因緣生和諸法空相，並且發大悲心的，就能知因果不亡，法性空寂，自他衆生，都是息息相通，同體相關的，這才是真正的大乘菩薩。要是但明諸法因緣生同諸法空相，沒有大悲心，就只有二乘智慧所證的境界；要是只明諸法因緣生和起大悲心，沒有明諸法空相，只成初學未發心的菩薩同人天乘的聖賢，還不能成勝解行以上的菩薩。所以必須具足三句義，才能成勝解行以上的菩薩。

用這大乘的三句義，就能總攝大乘的經論，如法相唯識中明因緣生義；般若中明般若義；法華華嚴真言等中都是明大悲菩提心義。這經也是般若中所攝的

一部經，但大乘的般若義，是不離諸法因緣生同大悲菩提心義的，不過約偏勝以言，屬於般若句義而已，所以明用本經的宗要，也就能攝一切佛法了。

◎二解本經題目。

這部經曾有六種譯本，現在要講的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，是第五次譯本；還有五種，就是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及魏留支與陳真諦的三譯，都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，隋笈多法師譯的名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多經，第六次義淨三藏譯的，也名金剛能斷；但向來流通的，就只羅什法師譯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。譯本雖有種種不同，這都是由展轉重譯稍有出入，在梵文原本，應唯一種。題目的翻譯，有譯波羅蜜，有譯波羅蜜多的，這不過譯的梵音，稍有輕重長短就是了；譯音輕一點哩，就成波羅蜜，重一點哩，就成波羅蜜多了。至於玄奘法師譯的加能斷兩個字呢，這是因爲金剛就含有最堅最利義，因最堅利，所以能斷一切；羅什法師的譯本，就將能斷兩個字，隱含在金剛義中，所以就省去了。玄奘法師的翻譯，都是直譯，因爲這本經的原文，有能斷兩個字，所以玄奘法師也質直譯出來了。羅什法師是義譯，因爲中國文法，常有含而不露的文

字，於是羅什法師，就依照中國文法，將這兩字省了。這是在未講本題前，應當知道的。現在講題義。

◎經題分兩種；（一）通題，（二）別題。先明通題。

「經」是通題。大凡佛說的教典，可分經律論三類；除律論外，其餘的都叫作經。所以叫作通題。「經」梵語名修多羅。印度的修多羅，都是寫在一頁一頁的貝葉上，用線將他穿上，令不散失的，因可以翻譯讀誦，流傳千古，為共遵常法；同中國經常大法的經義很符合，所以就將修多羅譯成經了。

◎再講別題。

「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」這十個字是別題。「般若」就是智慧，但不是普通的智慧。因為中國的智慧兩個字，含義並不純潔，如古書中說的好行小慧，這也算是智慧，又如世間的科學智慧，哲學智慧，也算是智慧，但這些同般若慧恰成反例，正是要消滅這些智慧，才能得成般若慧的；因為這些智慧，都是名相分別，有了分別，正能障明達諸法空相的無分別智般若慧，若能息滅分別的名相，才能由般若慧證得諸法空相所顯的無相實相的真如，這才是般若慧的

本義。所以般若慧同世間分別慧，正可用乾柴烈火作譬喻，有了般若慧，則世間慧統要被燒掉了。因為般若具有這種最勝特殊義，所以仍留着梵音不翻，不過訓釋名詞，也只好仍用智慧兩個字來解釋。「波羅蜜多」的梵音，華語是「到彼岸」，例如過渡，從這岸到那岸，既到了那岸，就名到彼岸了；又名作事作完了，例如作一件事，已到了目的，這事就算盡了。大乘佛法的彼岸，就是無上涅槃菩提，但是用什麼方法，什麼工具，才能到彼岸呢？到彼岸的方法共有六種，就是布施，持戒，忍辱，精進，禪定，般若；由這六種，就可以到菩提涅槃了。再進一層說哩？這六種波羅蜜多，就是所到達的彼岸，因若將這六種圓滿成就，就是到彼岸了，這話怎樣說呢？例如「般若」是智慧，但是也可說是究竟目的，因為我們要成佛，就是要成就一切種智，又名一切智智，若能修般若法，成就了這種智慧。這就是到彼岸了。如般若是這樣，其餘的五種，也可例知。佛法中說波羅蜜多的經典多種，有說六種，有說十種，有說八萬四千，甚至於說無量無數波羅蜜多的。雖有多種，但以般若波羅蜜多算是最重要的，是能成就一切波羅蜜多的根本。是能發生一切佛功德法之母。由這種原因，所

以般若為三世諸佛共尊的法，所以釋迦世尊也廣說這法。經藏有五千多卷，裏面就有七百多卷是以般若波羅蜜多為題目的，如大般若經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。所以般若波羅蜜多這六個字，雖是別題，但這題也很普遍，也算別中的通題了。那麼本經的真正別題，就是「能斷金剛」四字。「金剛」按名詞的本義，就是金剛鑽，金剛石，是一種礦物。這種物質，具有最堅最利最細三義，所以本經就取這三義來譬喻菩薩所修的智慧或所斷的疑惑，也是最堅最利最細的。「能斷金剛」有兩種解釋：一以金剛喻菩薩的智慧。菩薩有如金剛的般若慧，所以能斷一切無明煩惱。於是金剛是能斷，無明煩惱是所斷。二以金剛喻所斷的分別疑惑。就是由顛倒分別所起的最堅最利最細的妄執疑惑，而以此經的般若慧能斷盡無餘。於是金剛又是所斷了。

◎上明經題，以下要講譯題。

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

這部經是釋迦世尊說的，世尊滅度後，由阿難尊者等結集；但釋迦世尊降生在印度，阿難等結集的，也是梵文，現在何故有這部中文的經呢？為要使人信